

我在联合国33年

33 YEAR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李醒嘉 著

MICHELLE LEE



我在联合国33年

33 YEAR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李醒嘉 著

MICHELLE LE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联合国33年 / 李醒嘉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82-1309-3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7799号

我在联合国33年

33 YEARS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李醒嘉 著
MICHELLE LEE

责任编辑: 柴 伟
装帧设计: 刘 雨 夏雪梅
封面设计: 赖元培
封面图片: ILPO MIKKOLA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5千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309-3
定 价: 40.00元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650091)

电话: (0871) 5031070/5033244

E-mail: market@ynup.com

前 言

多年来，每当我与朋友们分享我作为一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参加“维和”行动的故事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要求我写下来。而我总是回答说，会考虑考虑。后来，生怕自己会忘记一些细节，就断断续续地开始动笔了。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过滤回忆、沉淀自身外，还得到一次重新修炼的机会。

我的确是有非洲情结。要不然，我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非洲的召唤”。缘起是在 1976 年从纽约总部去东非的肯尼亚出差，而转折点则是 1989 年参加联合国的过渡时期援助组，协助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为独立而举行的选举。此后，我开始对这个人们不轻易涉足的大陆产生了莫名的偏爱，而且始终念念不忘。这也是我日后走上一条“不归路”的开端。

那是 1995 年的夏天，我终于离开了生活和工作 20 多年的纽约总部，去到有欧洲火药库之称的巴尔干半岛，进驻联合国设在南斯拉夫、已经是被炮火轰得满目疮痍的萨拉热窝的维和部队总部，负责提供后勤援助。可能因为我是个在台湾

长大的“战后婴儿”，从来没有亲身经受过战争的磨难，对于当时所面临的极端险恶与艰苦的处境，并没有太在意。反而因此学会了苦中作乐，更加珍爱生命和懂得和平的可贵。

就在和平来临后，我又选择离开萨拉热窝，去到位于南亚次大陆、曾经是人间天堂的克什米尔。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争夺这块乐土，交战了半个多世纪。其实，联合国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顶多就是关注印巴双方的冲突，并据实报道。我有幸多次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山谷，试着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倾听克什米尔人民的苦难心声。

不久，非洲又开始召唤。我就毫不犹豫地直奔东非的肯尼亚。联合国在首都内罗毕新近设立了一个非洲办公室，我担负着进行人事改组的任务。这时，经历过萨拉热窝和克什米尔磨炼的我，面对着联合国系统内错综复杂的争斗，感到十分不屑和藐视。结果，我的心气差一点就被磨光了。

2000年一过，我重整旗鼓，决定到西非因钻石而打了多年内战的塞拉利昂，负责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的后勤工作。长期血淋淋的内战，让这个西非盛产黄金和钻石的小国变得一穷二白。我除了再次目睹战争的惨烈外，还体会到人心贪婪的可怕。局势的反复动荡，逼得才上任几天的我带领着300多名文职人员，紧急疏散到邻国去避难。至此，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局限性已暴露无遗。

不久，由于职务的升迁，我回到了所谓的“文明世界”，也就是地处东南亚的泰国。这一次的反差特别大，我虽是行政主管，但是工作十分轻松。这是个设在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历史相当悠久，运作已上轨道，工作人员的效率和素质都很高，这在联合国系统里恐怕也算是比较少见的。再加上曼谷的生活条件好，所以，一般国际

人员都会选择留下来，安安稳稳地工作到退休。

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还不到三年，我又按捺不住对非洲的思念，决定返回东非。这次是去设在坦桑尼亚阿鲁沙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虽然还是担任行政主管，但是我的服务对象变成了法官、检察官和擅长雄辩的律师们。由于法庭以往的行政主管频频调换，一般工作人员的士气和素质都不高，我的担子就特别重。在我的团队里，经常显得“曲高和寡”。但是，我庆幸自己能再次回到这片广阔天地，心甘情愿地过着孤独和清静的日子。

由于在法庭行政方面取得的独特经验，我两年后就成为联合国的协调员，协助柬埔寨政府成立一个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刑事法庭。可以想象从无到有的艰辛，但是在政治层面上的险恶和复杂，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幸好，2008年7月我已到了退休的年纪，而且法庭也已开始全面作业。我就在联合国工作了33年后，正式退休。

一路摸索着走来，从台湾南部眷村的童年跨越到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然后又自我放逐到世界各个饱受战乱的地区和穷困偏远的角落。我已经义无反顾地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公务员和世界公民。如今，经历过所有愉悦和辛酸，包括因为自己是一名来自东方的女性而受到的尊重和委屈，都已成为过眼云烟。多年的漂泊和游历，造就的是我那一份淡泊的心境，存留下来的是自己广结的善缘。

（声明：本书有关联合国的叙述，纯属个人观点，不代表联合国的立场。）



THE SECRETARY-GENERAL

6 February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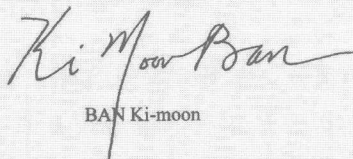
Dear Ms. Lee,

On the occasion of your retirement from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I wish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valuable contribution you have made to the Organization during your 33 years of service.

In your long and distinguished career, that concluded in your capacity as Coordinator in the United Nations Assistance to the Khmer Rouge Trials, you have proven yourself as a most dedicated, dependable and competent staff member. Throughout your service, you have unfailingly upheld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efficiency, competence and integrity required of an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

I sh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join your man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n wishing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in the future.

Yours sincerely,



BAN Ki-moon

Ms. Michelle Lee
Bangkok

2009年2月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作者的亲笔签名信，对作者在过去33年中为联合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目 录

前 言 | 001

一、非洲的召唤

1. 见证一个国家的诞生 | 005
2. 我在南非大选的现场 | 033
3. “因为我爱非洲” | 045
4. 继续出走到西非 | 057
5. 重返东非 | 076

二、我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1. 我在萨拉热窝的 190 天 | 099
2. 被世人遗忘了的克什米尔 | 127

三、从眷村小孩到国际公务员

1. 冈山眷村度过的童年 | 158
2. 我们家搬到了台北 | 168
3. 进入联合国纽约总部 | 178
4. 天使城——曼谷 | 198

后 记 | 206

一、非洲的召唤



你可以离开非洲，但是非洲永远不会离开你……

——引自一句古老的谚语

30 多年前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是被联合国派往东非肯尼亚（Kenya）的首都内罗毕（Nairobi）出差。短短的一个月，我就能感受到那片遥远的土地的独特。市区里到处是遮天的大树，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伴随着燃烧的牛羊粪和树枝的气味，在清晨与黄昏的时分，尤其浓烈。我们这些从纽约来、习惯了喧哗和各种干扰的人，心情忽然空旷起来，自然而然地感受着日出和日落。傍晚，经验丰富的向导开着车，带领我们在望不到尽头又分不清方向的野地里去找寻那些准备出来喝口水的野生动物。这时候的太阳，也正好准备离去，但总不会忘记温柔地告别大地，让路边最平凡的野草都兴奋得闪闪发光。远处草原上尽情吃喝玩乐了一天的小羚羊，总是磨磨蹭蹭地舍不得离去。倒是鸟儿们三五成群地结了伴，决心要趁天黑前赶回家。用过晚餐后，我们半躺着围坐在营火旁，不时抬头看看满天的星星，许久许久以后，才舍得在远处狮子的吼叫声中入眠。

还记得第一次的游猎（Safari），去的是乞力马扎罗山（Mt. Kilimanjero）南麓，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Tanzania）交界处的安波塞利国家公园（Amboseli National Park）。乞力马扎罗山被当地人昵称为乞力（Kili）。作家海明威（Hemingway）在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里（The Snow of Kilimanjero）把乞力写出了名。

这个海拔有 5895 米的非洲第一高峰，除了主峰基博（Kibo）之外，还有两个小山峰跟随在旁，确实是气势非凡。难怪东非人民都以它为傲。大多数人像我们一样，都是千里迢迢地来看它终年积雪的山顶显露的峥嵘，却经常是无缘相见，只好失望而归。然而我第一次来到它的脚下，乞力就露出白白的头顶，让朝阳轻轻地触摸，害得我兴奋得不敢出声，赶紧拍照留下它的身影。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的感动，居然演变成了我日后对非洲大陆天长地久的执著。

其后，我进进出出非洲多次，一方面为联合国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四处云游。在 8 年多的岁月里，我首先参与联合国在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的独立过程和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活动，随后，又转到联合国在东非的肯尼亚办公室和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国际法庭，担任行政工作。其间，在西非塞拉利昂参与的联合国“维和”工作最为艰辛。

在非洲大地上，我深深地感受到勤劳朴实的百姓们的苦难。特别是那些默默地背负起养家糊口担子的妇女们眼中流露的辛酸。联合国能为她们带来什么希望呢？因为很少有人会真正地关心他们，所以每当我能为他们出一点力时，他们总是感恩地说，我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而我总是无言以对，只能伸开我的双臂拥抱他们，分担一点他们内心的沉重。他们总喜欢叫我“妈妈”，这是一种对女性最亲切的尊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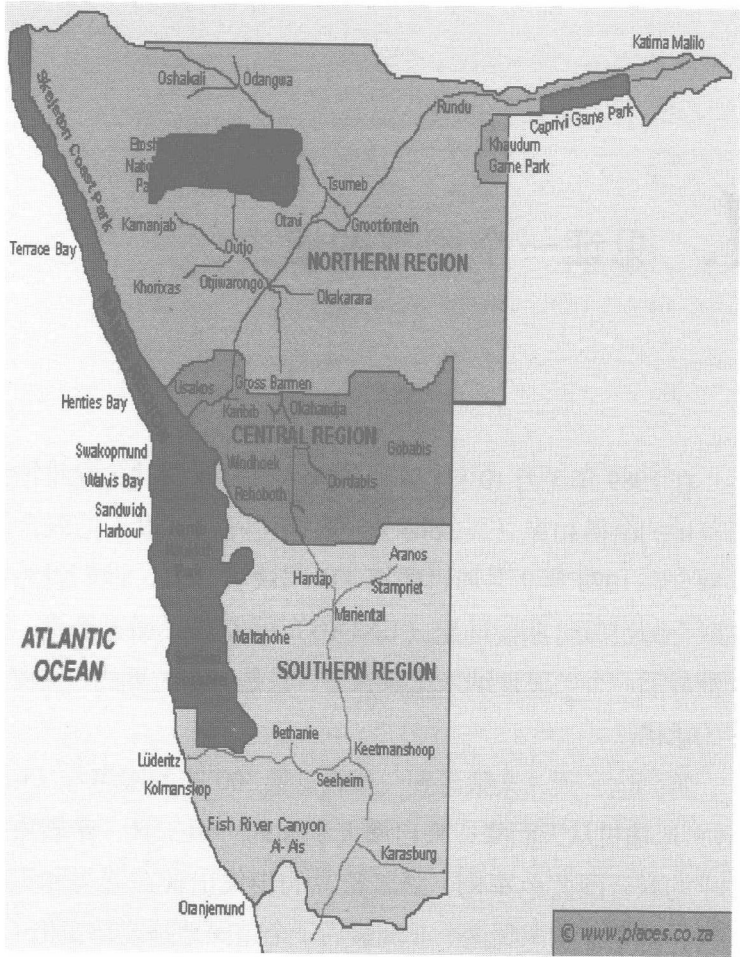
有幸与辛巴族婴儿亲密接触

1. 见证一个国家的诞生

在1989年3月10日以前，闲坐在凯撒大道边的咖啡馆谈天说地的温得和克（Windhoek）市的居民，压根不把联合国安理会在1978年9月通过的第435号决议当真，他们以为要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组（UNTAG）的监督下通过选举，让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独立，只是一个过期的、实现不了的承诺。

等到这一天，亲眼看到一架载重量300吨的银河号（Galaxy）运输机从天而降，来自澳大利亚的一组工兵，带着象征和平的联合国蓝色军帽，踏着整齐的步伐出现在温得和克机场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个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是要起变化了。

眼看和平已成定局，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芬兰籍的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先生（Mr. Martti Ahtisaari）也将走马上任，准备在4月1日正式开始执行435号决议。即便是联合国还迟迟未对和平部队的总人数和预算做出最后决定，估计



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后果。没有料到，就在3月31日的夜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游击队员们开始穿越安哥拉和纳米比亚的边境，南下进入纳米比亚北部地区，据说他们是准备向联合国军队缴械。于是，原本按照停火协定留守在基地内的南非军队，在得到情报后，就立即倾巢而出，去追杀游击队员。战火重新燃起。在联合国以及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dam Thatcher）的紧急斡旋和调停下，战事还是持续了9天，造成近400人的死亡。这一场9日之战，不仅推迟了联合国协助纳米比亚选举的各项筹备工作，也使得原本对和平满怀希望的纳米比亚人民再度感到忧心忡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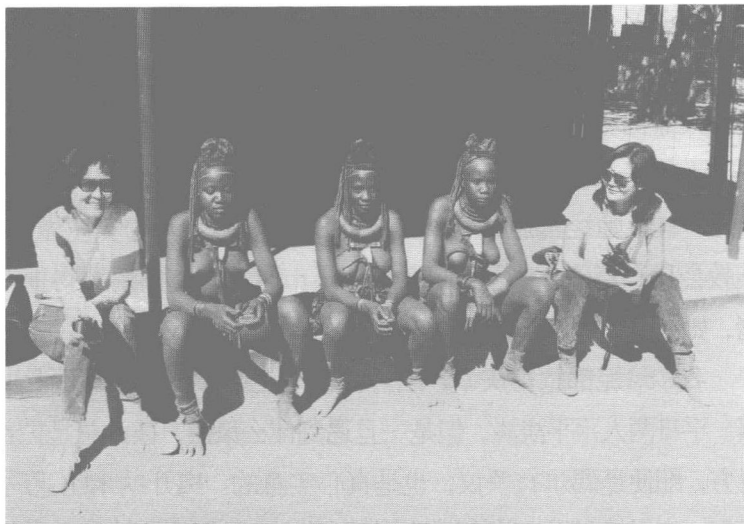
为了尽快地创造有利于自由与公正的选举（Free and Fair Election）气氛，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也就是来自芬兰、肯尼亚和马来西亚的三个步兵团，都陆续到齐，并开始监督南非军队撤离的行动。到6月底，只剩下1500名南非军队驻守在北方基地内。另外还配备了来自21个国家的299名军事观察员，以及包括西班牙的一组CASA型飞机和意大利提供的8架AG-205型直升机在内的8个特种部队。原本为数360名的国际警察，也增加到1500名。联合国的文职人员在全国42个地区成立了办公室，200多个工作站，对纳米比亚人民全面开展选举的宣传工作。南非行政长官署也按照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规定，废除种族歧视法，释放政治犯，并且开始让成千上万的海外流亡者重归故土。

我是先遣部队

做为文职人员的先遣部队，我与几名纽约总部的同事是在 1989 年 3 月 10 日到达温得和克的。我立刻接到指令，被分派到援助组设在北方的分部，也就是先前为南非的军事基地的大泉市（Grootfontein），负责人事工作。3 月 13 日，我与派驻北方的马来西亚先遣部队一起乘坐 C-130 运输机，飞往大泉市打前阵。一切从零开始。先租办公室、装电话，又忙着添置桌椅文具。才刚刚安顿下来，就听说北方边界打起来了。我们和当地的居民一样，担心着局势的变化，纽约总部则担心着我们的安全。战事平息后，我就立刻开始征聘当地人员。由于我们的言行举动都受到当地居民的注目，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我们，必须保持绝对中立的形象，丝毫偏差不得。尤其是在征聘的过程中，除了审核申请人的相关学识和经历外，我们还要注意政治影响，也就是说，必须有意识地从各个部族中公平地录用翻译、司机和警卫人员。作为一名皮肤既不黑又不白的中国人，我在形象上显然已经占了优势。不但能自如地来往于各部族之间，也容易与当地交上朋友。没有多久，大泉市就传出，联合国有位能雇用人的“李小姐”。我在市场上购物时，还有些孩子们勇敢地上前来问，我是不是李小龙的亲戚。



我们一起为纳米比亚的独立努力吧



辛巴族的妇女们并不介意我和珍妮的穿着